

一名记者眼中的无证狗 安乐死

通讯员 姚红梅 方继明
胡琳
实习生 孔丽琴
记者 金梁
摄影 章明明

年初,当杭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公布将对无证犬实施安乐死的消息后,曾有不少人对这个安乐死进行过猜测。3月27日,安乐死正式实施。

光3月份,杭州市城管就抓捕了700多条流浪狗,每条狗安乐死的药物成本至少为50元,那么这一个月的安乐死成本就达3.5万元,这个费用还不包括城管执法人员、仓库、宠物医院等人工成本。

有人问:这种费用高昂的方式能持续多久?

不论这条安乐死之路是否能走远,杭州至少先于其他城市,进行了一次出于人道本意的尝试。

它们看到兽医就吠得厉害

张旭动物医院承担给狗安乐死的任务,单玲莉是这家医院的兽医。第一次见单医师是在流浪狗安乐死现场——暂扣罚没物品仓库。她戴着口罩,一身白大褂,看上去并不凶,但关在笼子里的狗狗并不这么认为,当单医师一走近它们,犬吠声更加剧烈,角落的几只小狗瑟瑟发抖。

难道这些狗认识她?

“其实两个星期前,我们宠物医院已经来过这里一趟了,那次只是演示,只是想看看狗狗打了药剂后会有哪些反应。”单医师说,那天实验的效果跟公开的这次过程和结果都基本一样,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罚没收容中心负责人陈晓岚告诉记者,首批将被实行安乐死的流浪狗一共有300多条,都是三四天前刚抓捕回来的。陈晓岚所说的300多只流浪狗都被关在了几个大笼子内,主要以草狗、杂交狗居多,偶尔也能见到几只京巴。这些狗的毛色都不是很好看,简直可以用脏字来形容。在一边的城管执法局的队员解释说,这些狗都是被主人遗弃的。

记者在现场发现,就在大笼子边上还有几个“小套间”的笼子,里面一般只关了一两条狗,毛色相对比较干净,而且每个笼子上面都还有一块告示牌,写着狗的品种以及替狗主人保留的天数。其中不乏有些名贵的种类,如雪纳瑞等。“这些狗都是准备认领回去的,它们的主人已经在给他们办证了。”这些“小套间”内都单独放着一个狗盆,里面放着些狗粮,看来待遇都还不错。

它好像犯困后渐渐死去

第一个被实行安乐死的是条体形较大的黄色草狗。仓库管理员钟师傅拿起一把狗钳,熟练地从笼子里把草狗抓了出来,按在地上。单医师的男助理抓紧草狗的四

肢防止它乱蹬,单医师迅速拿出一支准备好的针筒,并将一试管液体注射进草狗的身体内。一分钟后,男助理放开草狗的四肢,狗已经不怎么挣扎。

“这只是麻醉剂,可以让狗的肌肉放松,免得它受更多的痛苦。”单医师在一边解释道。五分钟后,草狗的腿胡乱蹬了几下就不再有动静,眼神显得有点迷离,像是犯困一样,胸腔有丝抖动,看来还有呼吸。随后,单医师先用橡皮筋绑紧狗狗的腿部,用酒精擦擦了上面的毛,像是给人打针似的,最后拿出一根细细长长的针,扎进静脉血管内。没过两分钟,狗狗彻底放松了,头侧向一边。“这种药物注射是不会有痛苦的,你看狗根本没有什么痛苦的挣扎。”

离去的狗被装进黑袋子

第二条接受安乐死的是只体形很小的杂交犬,钟师傅刚抱出来的时候,小狗还很温顺地叫嚷一阵。“小狗都是很听话的,就不必再注射麻醉剂了。”单医师在一边说道。

小狗被放置在铺了布的桌上,并不怎么害怕,还探着脑袋东张西望。单医师又拿出刚才的细细长长的针,将半针安乐死剂注射进了小狗体内。“小狗的剂量就不必这么多,刚才那条大狗的一半量就可以了。”刚把药剂打进去,狗狗立马把早上刚吃下的食物吐了一地,在一边旁观的同行MM看得哭了。也没有到两分钟,小狗也安静地“睡”着了。

钟师傅抱起小狗,将它放入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城管执法局直属大队副队长王保中说,这个袋子是为了防止病毒,每条安乐死的狗狗都会被安置在袋子中。

“平时你们医院里会采用安乐死吗?”记者向单医师问道。

“一般只会对无法医治的动物实行安乐死。”单医师考虑了一会,回答道。她觉得如果这些流浪狗的主人能够好好善待它们,或许就不用走到安乐死的地步。

新来的狗太多,来不及好好取名 ——探访杭州幸福流浪狗救助基地

杭州的流浪狗集中在哪里最多?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城管的罚没收容中心;另一个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幸福流浪狗救助基地(www.hzsapa.org),选择节育领养,专门收养遗弃的流浪狗,在养狗人群中的口碑相当不错。两者对于养狗者的要求非常一致:爱它就给它合法身份,并好好照顾它。

去年杭州集中整治流浪狗时,市区有个好心的潘大姐家里收养了20条流浪狗,被邻里投诉后不得不将狗全部送到了幸福流浪狗救助基地;近期的“严打”,再次让流浪狗基地感觉压力沉重,救助基地的狗量一下子涨了一倍。救助基地的负责人说,很多时候都是有心无力,但不少狗狗都是狗主人半夜偷偷摸摸送过来的,想拒绝都不行。

流浪狗有职业“狗保姆”

幸福流浪狗基地在石祥路一带,“郭家库站”车牌边上的一个工厂内。基地负责人00(网名)说,这个场地是向工厂租的,平时他们这些会员都要上班,每天都是靠一位阿姨照顾。这个工厂的单厂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长老”,万一基地内有啥事可以请这位单厂长帮忙。

上门去拜访的那天天气特别好,流浪狗基地就在工厂门口内的西侧,与外界隔着一道铁栅栏,远远就听见洪阿姨和狗狗们都在铁栅栏内的空地上晒太阳。洪阿姨是基地会员们花每月八百块钱专门请的“狗保姆”,已经在这里照顾流浪狗将近一年。除了过年过节有会员来替班外,里里外外都是靠洪阿姨来打理的。

基地内的狗狗们贴着铁门,看到我们走近,立刻开始了“汪汪”大合奏。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只松狮,魁梧的个头贴着阿姨脚边。阿姨开门让我们进去后,顿时被狗狗们团团包围,几只小个子的狗狗在同去的女孩子脚下不停打转转,一副色胆包天的样子。

在一旁的单厂长说,平时基地都维持在20只左右的流浪狗,每个月都有狗送进来,也有狗被领养走。但最近的狗特别多,光在基地内就有30只,还有一些不健康的狗狗被单独放置在了另一处的“理疗中心”,长得好看的健康狗狗都送到一个名叫“宠宠频道”的宠物店内,等候别人的领养。“现在总数都已经超过50只了。”单厂长说这个数字显然有点吃不消了。

喂食看病一年至少7万

“早上9点我来基地上班,先要给7个‘狗房’打扫卫生,以前只要忙到10点半就好了,但现在狗多了,要延迟1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是烧狗粮,整整一大锅,有时候还要烧点骨头、猪肺等改善伙食。太阳好的时候带它们去晒太阳,但从来没有出过铁门。一直到下午4点,给每个笼子内放好狗粮和水,这样才能放心离开。”洪阿姨说道着她一天的工作。

别看流浪狗基地每天的日子这么普通,背后的东西很少为人所知。00说,幸福流浪狗救助基地完全是靠民间集资办起来的,从2005年创办开始到如今已经有两年了。

“来我们这里领养流浪狗的人都必须交80元的防疫针费用,但这点收入只是凤毛麟角。狗的食物、给狗看病的费用、阿姨的工资、场地租金等等,每个月的开销要6000块钱以上,这样一年下来至少要7万。”00说,这日常开销的费用,都是靠各地爱狗人士的不断捐助才维持到今天。只要流浪狗的数量一多,资金就会显得紧张,单厂长口中说的“吃不消”其实就是这个理。

一窝狗偷偷遗弃在门口

留在流浪狗基地内的狗,全部是被主人遗弃的,很少有狗,见得最多的草狗和杂交狗,尽管有几只毛发长得不怎么好看,但看上去很讨人喜欢,老是用很无辜的眼神盯着人看。刚进门时见到的松狮算是品种比较好的了,还有不少京巴。几只刚出生才一两个月的小狗,专门关在“贵宾房”的暖箱内,以防它们被其他狗欺负。它们一见有人过来,就拼命从箱子口探出脑袋。

“土豆,出来见见客人。”阿姨口中的“土豆”是一条流浪狗的名字,只要在基地里呆久一点的狗都会有自己的名字。“但最近新来的流浪狗太多了,都没来得及给这些取个好听的名字。”

洪阿姨说,这一两个月里送狗来基地的人特别多,形形色色的都有。有的人说是路上拣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条狗毛发很柔顺干净,肯定是家养的,但人家不想养了有什么办法呢。还有的人说要结婚了老婆不让养狗,或者说家里的大人不允许。

“有一天下着雨,早上我来基地上班的时候,看到铁门口放着一个硬纸板箱子,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窝狗,大狗瑟瑟发抖,边上还有几只刚出生的小狗。”洪阿姨猜测狗主人见生了这么多小狗,一下子也养不活,于是就偷偷摸摸送到这里来了。“我都不知道这窝狗是那天夜里送来的,还是清晨送来的,淋了这么久的雨,狗狗全部都病了。”洪阿姨指着一条极瘦的黑狗说,就是这个狗妈妈,它的孩子后来全部死了。

后续:

狗狗被安乐死后的一天,幸福流浪狗基地的韩华文找到了城管执法局。他希望,罚没仓库内的无主人的犬和被主人遗弃的无证狗都能交到他们民间机构,让他们负责防疫、节育以及领养。

“这么庞大的流浪狗数量,你们基地能承担起这个费用吗?”

韩华文也表示有一定压力,因此更希望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能献一份爱心。

